



三月十六號林登·拉魯旭在洛杉磯舉行競選演說。

真正的政治是追求真理

作者：林登·拉魯旭

林登·拉魯旭于三月十六日在洛杉磯發表競選演說論及美國對外政策的實質。加州的初選于三月二十六日進行。下面是該演說的摘錄。

羅斯福時代的教訓

「羅斯福當年說過：『沒有什麼東西比恐懼更令人恐懼的了。』那麼在今天能夠以這種精神告訴同伴不用害怕的人都到哪裡去了？」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因為只有我們知道這些事情。我們經歷過醜惡的大蕭條。我們經歷過一場戰爭。我們在一九三九、四〇到一九四三年期間把滿目瘡痍的美國經濟轉變成地球上最強大的工業機器。當時，我們徹底崩潰了。我們無技無才，一貧如洗。我們中有許多人喪失了生活能力。你們應該見過我當年在得克薩斯州管理人員培訓班見到的情況：招工人員充斥了這些我原本應該接受

培訓的地方。我們的人民基本上是意志消沉的人，他們因為大蕭條和當時國家的其它情況而心灰意冷。不管他們是從軍還是工作，這些基本崩潰的人在正確的領導之下重新站了起來，建設起這一力量強大的國家，使之有能力決定（仰或是錯誤決定？）戰後的世界。產生這樣變化的原因是什么？是正確的領導，是我們自己的力量和我們的傳統。所以，那些一九六六年之後長大成人的人並不知道這些。他們沒有這一經歷。也許這裡或那裡有一些人略知一二，但我這裡講的是整個一代人的總的情況。他們不知道這些。克林頓總統這一代人不了解美國在本世紀的經歷，因為他們的童年和成人時代並不是在二十、三十、四十和五十年代度過的。但是我們知道這一切。如果我們回顧一下我們的經歷，我們有理由對未來感到樂觀。我在海外服役期間，我親眼看到英國對

其殖民地的人民比我們對美國印第安人還殘忍。我們恨這一點，我也恨這一點。我思考到我當時所知的情況，但我不知道總統是否也在說或想同一事情。當戰爭結束時，我們必須保證我們今後不再遇到同樣的情況。我們不能只是贏得戰爭就算了，就不管整個世界了。我們有可能重蹈復轍。我們必須放眼世界。只要大英帝國強加在印度和其它國家身上的條件不改變，世界就不會安寧，戰爭可能再度爆發。

當時與我一同在海外服役的大多數人在他們後來復員回國之前都一直持有類似觀點。我不知道當時的羅斯福總統是否也持有這一觀點。實際上他的確是持有這一觀點。當時羅斯福總統反復告訴溫斯頓·邱吉爾說：「美國不會再打一場戰爭來拯救大英帝國。英國十八世紀的經濟方法已經過時，你們必須讓路，那些所謂殖民地國家的人民有權使用美國的經濟方法，而不使用英國的經濟方法。」

當時，出現了兩件事情。首先，羅斯福去世。這使我憂心忡忡，因為我覺得杜魯門是一個平庸之徒，他無法勝任總統的職務，只會受到別人的玩弄。實際也果然如此。杜魯門是邱吉爾及其朋友的玩物，其關係的紐帶主要是哈裡曼。杜魯門在英國的指導和命令之下，強迫美國回到大致相當與三十年代的大蕭條；這完全沒有必要。杜魯門沒有解放英國、法國和荷蘭的殖民地，使之又轉向了它們的宗主國。我們總的說來沒有幫助發展中國家。

羅斯福發展南美和中美洲的計劃取消了。我們回到從前，成了大英帝國夥伴和替罪羊。美國的倒退使它不再具有羅斯福時代那種領導各國的能力，當年在戰爭中沒有顯示出絲毫懦弱的美國人在新蕭條的危險面前卻怕得裹足不前。當我回國時，那些在戰爭期間與我一起在海外服役的同事紛紛勸我：「對那些會給你帶來麻煩或損壞你經濟能力的人不要交往，不要多說話。」

我們這一代人大多是這樣把我們的孩子訓練成懦夫的。其典型例子就是後來稱為「麥卡錫主義」的現象。我們不是教育孩子挺身而出說出自己的觀點，而是教育他們說謊。

美國人長期以來一直說謊。我們還是孩子的时候就開始學說謊。我就是五歲時開始學說謊

的，而你們父母在大半生中也在說謊。你們的兄弟姐妹和學校裡的朋友在多數時間中也說謊。

你不相信嗎？還記得過去發生的事嗎？你談到家中的事情，然後是公司的事情，大家都說謊。

我們把這種所謂「公司方式」的說謊原則帶入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掌握了這些原則，成了懦夫，然後又訓練我們的孩子成為懦夫。

「生育高峰人」的時代

後來，我們那些在生育高峰時期出生的孩子們也遭到了我們在六十年代中期遇到的危機：導彈危機。想一想當時的那種恐懼，想一想那一周充滿恐懼的時刻，想一想傳染到全美每一各家庭的恐懼。「這可能就是要發生。導彈都準備好了，馬上就要發射，手指已經放在發射按鈕上了。」肯尼迪總統發表演說的那個晚上，你們還記得那個晚上嗎？你們中有些人還記得肯尼迪發表演說即「古巴導彈危機演說」的那個晚上吧？還記得當蘇聯船隻全速開往古巴時我們的癱瘓嗎？還記得攝有那些船隻調轉航向離開古巴的照片嗎？還記得那一周嗎？

然後，在此大約一年之後，肯尼迪總統遭到暗殺。這是一個曠世之謎。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有意遮掩。他們直到今天也這麼認為；事實確實如此。當時還發生了其它一些事情。肯尼迪做出承諾，我們不會在東南亞地區打一場殖民戰爭，並且下了一道總統行政命令給羅伯特·「怪異」·麥克拉馬拉（順便說一下，他的中間名字是「怪異」）。有時候事情的發展以一種神秘的方式告訴我們真相。這一命令宣佈美國軍隊將在六十年代中期從印支戰場撤出。

這時，肯尼迪遭到槍殺。後來的情況怎樣？一年之後，真相大白。麥克喬治·邦迪從白宮內部實際阻止了肯尼迪暗殺的真相揭露，他誘使約翰遜總統改變肯尼迪的決定，讓美國全力投入印支戰爭。這實際上並不是一場戰爭，而是一場血腥的外交遊戲。它降落在我們頭上，降落在我們的孩子們頭上。

此後，我們那些在生育高峰時期出生的孩子們應征入伍參加這場戰爭。他們每天晚上出現在血淋淋的電視屏幕上，血肉橫飛。他們說：「下

個該輪到我了。」後來，邦迪在成功說服約翰遜投入戰爭之後又離開政府，成為福特基金會的負責人。據我所知，他又利用福特基金會資助反戰運動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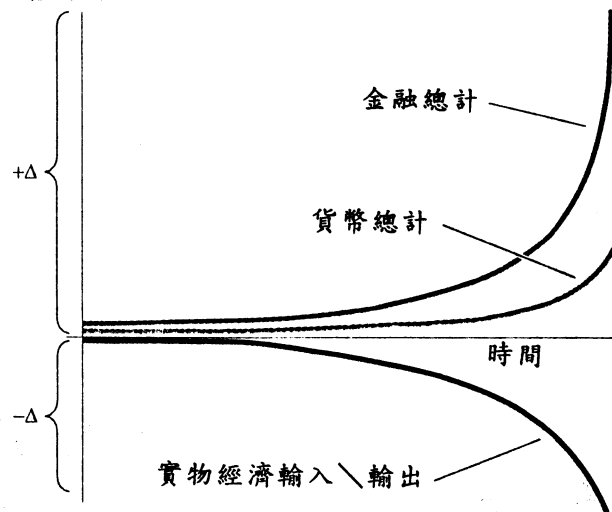
這就是發生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身上的事情。在加州校園和其它地方，戴維·洛克菲勒朋友們與有組織犯罪集團和梅隆家族一道，生產了一千多萬劑LSD麻醉劑。在美國大學裡教授社會學和人類學的主要人物都是這一行動的支持者，他們幫助擬定計劃和組織實施。這樣的事情不勝枚舉。

此後，馬丁·路德·金遇害，但真相被掩蓋起來。鮑比·肯尼迪遭到槍殺，真相也被掩蓋起來。我當時在那裡，你們中有些人當時也在那裡。我目睹六十年代中期我們孩子們的頭腦裡發生了什麼變化。我們的教育體系開始退化崩潰，所有東西都開始退化崩潰。我們扔掉了傳統，扔掉了為我們帶來成功的現代歐洲文明，扔掉了義務普及教育，只管培養合格的技術官僚，不管全部公民的教育。人民知道歷史。作為公民，人民能夠判斷政府的運作，他們可以在選舉中做出明智的抉擇，能夠以一種明智的方式參加政治活動。所有這些都被扔掉了，那麼你得到什麼呢？你可以在今天的學校裡學到歷史嗎？不能！你只能得到「當前事件」，得到感官刺激。一切都被毀滅了。我們這個國家不再通過投資於科學技術進步來改善生活條件。我們採用了一種後工業化社會的烏托邦式思維。你也許沒有多少錢，但你可以在街頭巷尾免費得到性，得到搖滾—毒品—性這種反文化。如果你對之不感興趣，吸一點毒品你就會感興趣了。爾後在七十年代初，我們毀掉了穩定世界貿易所需要的貨幣體系。我們不斷下沉，下沉，下沉。到現在，從一九六六年算起將近三十年過去了，我們在全球和在美國遇到了二十世紀最嚴重的危機。這不是什麼「即將發生的」危機，而是「已經發生的」危機。比如，以我所闡述過的三曲線函數為例（見圖一）。要想認識當今世界貨幣經濟總趨勢的性質，必須要考慮三點。讓我們從美國開始談起。首先讓我們看看實物經濟方面的情況。

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這統計數字可靠（因為數據收集的方法在這十年中得到改善）的

十年期間，美國每年外匯總交易額的大約百分之七十五是商品貿易，即商品的進出口。這一情況在這十年中基本沒有變化。

表一
一個典型的崩潰功能



在六十年代中期政策改變之後的一九七六年，這一百分比降到百分之二十三。這意味著經濟過程中的貨幣流通開始與生產和商品貿易脫節。一九八二年，在卡特和沃爾克之後，這一百分比進一步降到百分之五。十六年間從百分之七十五降到百分之五。到一九九二年，這又降到百分之百分之二。今天，這大約是千分之五。

上面是外匯交易的情況。下面讓我們看看國內經濟數字。雖然數字的種類不同，但結果一樣。戰爭結束時，美國百分之六十五的勞動力從事有用實物的生產。今天，這一比例降到大約百分之二十。你們為這一差距付出代價，這就是通貨膨脹。讓我們看看市場籃的消耗情況，即看看若干方面的消耗狀況，看看經濟基礎設施，如運輸設施的消耗狀況。所謂運輸，這裡指的是按噸公里計算的有效節約的貨運能力。我們的鐵路系統如何？如果維修得當，鐵路是最低廉、最有效的長距離大規模陸運方式。它的境況如何？火車相撞，是因為鐵路體系遭到鐵路業的弗蘭克·羅倫佐（Frank Lorenzos）之流的掠奪破壞，安全措施被毀。內河航運是內陸經濟中最有效的低成本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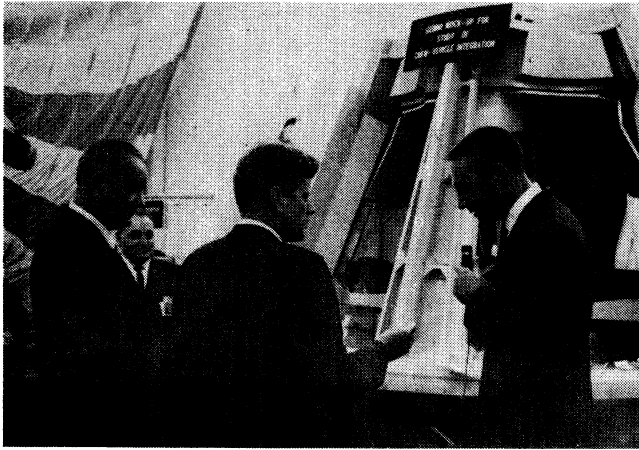
運方式，它的情況又是如何？水供給情況如何？污水處理系統如何？加州及其鄰近各州的缺水狀況如何解決？這都是你們市場籃的組成部份。電的情況如何？你們得到多少電力？你們在夏季有多少天停電？如果你打算新建工業讓更多的人就業，那麼你將發現，沒電供你使用。

教育方面的情況如何？看看你的孩子，看看你的孫子，看看他們的孩子。

公共醫療保健系統如何？我們的醫院在崩潰，醫生也不斷從人變成計算機的工具。醫生把所謂「症狀」輸入計算機，然後計算機告訴醫生診斷結果和醫療費用，告訴醫生什麼事他可以做

，什麼事他不能做。等到這一切做完，又把病人拋到大街上。如果醫生違反了這些規矩，他有可能被投入監獄。我們處於一種死亡文化中。下面再看看這些基礎設施之外的情況。想想家庭中的消費水平，在這裡我們不談所謂「無形」消費資料，專談有形消費資料。想一想維持生命所必需的實物，如住房、衣服和食物等等。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六十年代後半期美國人平擁有的市場籃情況，再把這一數字與我們的生產數字做一比較。我們可以發現，美國今天的人平收入大約是二十五年前的一半。那麼我們是怎麼過來的？我們從一家只有一個人掙錢來養活家庭發展到需要兩

1 9 6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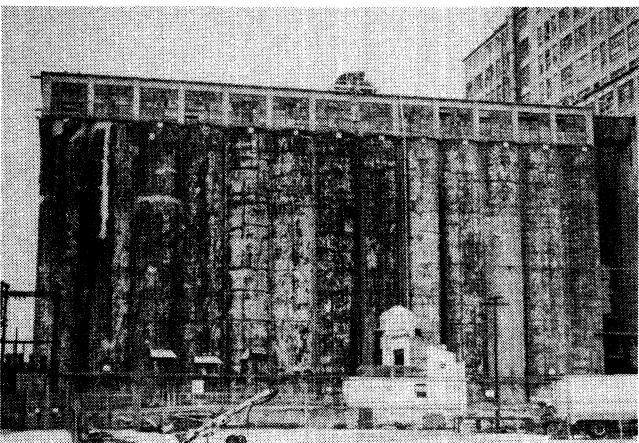


宇航員「佳斯」加利森向肯尼迪總統和詹森付總統說明二人宇航艙雙宮。



源源不斷地從底特律胭脂河的福特汽車廠進出的工人。該廠，曾為全國最大的聯合企業，現已關閉。

1 9 9 3



羅瓦阿圖木瓦的一座遺棄了的具有提昇功能的穀倉。



匹茲堡的J & L南邊鋼廠之廢墟。

個半人掙錢，而且還養得不如從前。要達到六十年代末一個四十歲工人的收入標準，你必須要在今天每年掙七萬五到八萬美元才能享受到他當年的生活水平和安全穩定。因此說，我們的境況在每況愈下，而且越來越糟。看看我們的工業基礎，它已經倒塌了。可是我們曾經有過一個強大的工業基礎，現在的情況怎樣？航空公司的情況怎樣？這家工廠或那家業主的狀況如何？我在全國旅行期間發現，過去曾繁榮昌盛的地方現已氣息奄奄。我到過一些農業社區，那裡過去有農民。你們知道，農民在不斷消失。這些社區過去都有一些小型工業，或者有一些大工廠的分廠，這些工廠從當地僱用工人。你可以看到賣東西給農民的推銷商。有拖拉機推銷商，也有汽車推銷商。所有這些設施當地都有。在這些地方，既有農業的也有製造業的納稅基礎。他們喜歡當地的生活。現狀如何？這些地方成了一個個鬼城，而且這樣的鬼城全國幾乎到處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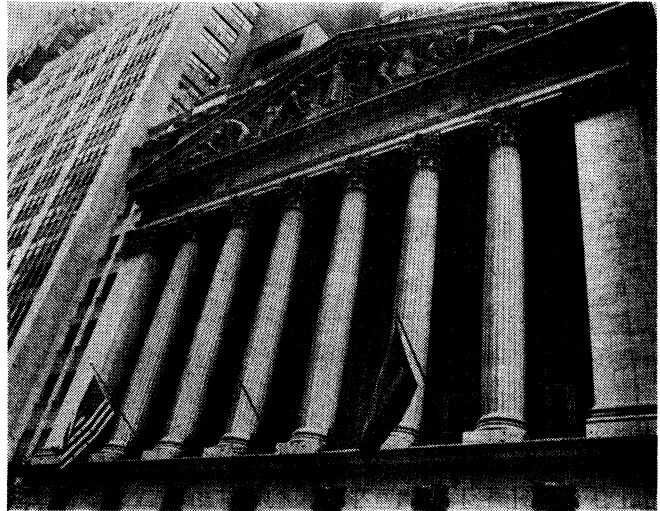
下面，讓我們看看工業的情況。工業已經從我們手中丟掉了！我們不再具有維生需要的國家經濟保障。我們做了些什麼？我們爲了購買其它國家利用廉價勞動力生產的廉價物品而關掉了我們的工廠。這樣我們又能以什麼方式來掙錢購買這些物品呢？這就是我們所做的事情，不勝枚舉。聯邦、州和地方的納稅基礎不斷萎縮。有人說我們的問題是預算危機，實際上我們沒有預算危機。我們的問題是精神危機，是我們沒有看到政策理論的變化大錯特錯。

當今的危機

我們得到了什麼？儘管人平實物生產不斷萎縮，但是外匯領域的貨幣流通卻不斷增加。如果貨幣流通量增加而人平實物產量下降，結果是什麼？這就是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的表現形式是什麼？是債務，政府的債務、私人公司的債務、公司的貼現債務、等等。我們的債務率與日益萎縮的實物生產相比越來越高。但是債務必須償還，最終，債務必須以實物、實物產出和實際服務來償還。這就是產生危機的原因。

但這還沒完。我們還有垃圾債卷和敵意收購等問題。一九八七到一九八八年期間，由于喬治·布什及其朋友們的作用，儲貸機構被一掃而光。

我們不再擁有儲貸機構和儲蓄銀行以地方儲蓄爲基礎投資發展社區經濟的機製，不再擁有儲貸機構和儲蓄銀行。各地社區正是通過這些金融渠道而獲取本社區內的資本，然後結合社區外的資本，建設本社區。



位于曼哈頓區華爾街上的美國聯邦儲備銀行。

但在一九八七年，我們遇到了股票狂跌的黑十月，紐約股票交易所的指數一天下跌五百點。垃圾債卷的生意一蹶不振，原因是儲貸機構不復存在。其它金融設施也遭到搶劫。這就導致了一種新的投機方式，稱爲「衍生金融交易」。這些衍生金融交易是什麼東西？它們是一種附加打注賭博，連拉斯維加斯的正常賭博還不如。這種附加打注賭的是一種指數：「我賭那人可以連續贏七手，就此下注。」這就是附加打注的意義。股票購置期權和期貨投機均屬此類，是附加打注。現在，國際市場上的附加打注金額一天是三萬五千億美元。實際不止，這只是報道的數字。這類交易的很大一部份，大約有一半左右，是通過倫敦完成的。因此，國際市場上每年流通的金融量將達到一萬萬億美元。

這將對貨幣流通提出更高要求，要求它增加發行以滿足不斷增大的衍生金融交易泡沫的需求。增加貨幣的發行將帶來債務的增加，這意味著聯邦政府將爲支撐這一泡沫做出努力。它會來到你的身邊說：「爲了平衡預算，我們必須削減養老金和其它一些福利開支，」因爲預算得不到平衡的唯一原因就是債務規模太大。

現在，這一體系顯然無法繼續下去。任何體系，只要它是建立在瘋狂擴張的金融泡沫基礎之上，它就會像半夜的吸血鬼一樣，大口吞吸流通貨幣，整天吃人，吞食真正的收入和真正的經濟，而經濟體系最終必須要為之付出代價。這一世界金融體系顯然在崩潰，這一世界體系中的美國金融體系也在崩潰。這就是說，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已經破產，毫無生還的希望。我們無法挽救它，也不應該挽救它，它已經死了。我們現在應該像對待已經無法挽救的破產公司一樣，把有關的各國政府聯合起來，對這一金融體系進行清資清產和破產重組，以防止社會混亂，保持穩定。

這就是說，聯邦儲備系統及附加其上的金融機構必須從現在就開始進行清資清產，委託管理。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將發生什么事情呢？由于反向借債投機而越吹越大的國際金融泡將以一種鏈式反應的方式爆炸，這將是一種爆炸，唯一不同的是，這是內向爆炸。

這一爆炸的結果，還不是一家兩家公司的破產。你將看到公司整個消失了。你有銀行，在銀行裡有存款。可是，這家銀行不復存在了。這不是破產，而是徹底消失了。銀行裡分文不存，其證卷毫無價值，不可兌換。你們國家和國家的中央銀行要發行貨幣，但沒人知道貨幣價值幾何，因為沒人知道明天這一貨幣可以換回多少東西。你坐在那裡，手中持有銀行有價證卷，持有國家、政府和私人的資產。但這些毫無用處，只有一片混亂。如果你不糾正這一混亂，那麼真正的社會動蕩這一地球上的大災難就將出現。這才是對美國總統的嚴峻挑戰。這是美國總統必須解決的中心問題，沒有這一解決，其它全是空談。美國總統面臨的中心問題是採取先發制人的一招，在爆炸來臨之前對聯邦儲備系統進行破產重組，因為它已經破產了。與之同時，回到憲法上來，發行一種用于貸款的新型貨幣，推動美國經濟，並且建立一種國家銀行體系，通過我們可以人為控制的商業銀行發放貸款。支持大規模的公共工程，支持那些我們真正需要的工程，從而推動美國經濟。

比如水運系統、鐵路系統和電力系統等等。讓人們工作起來。刺激私人承包商行動起來，為這些工程投標。向州和市政府提供年息為百

分之一到二的低息貸款，幫助它們修復具有價值應該修復的基礎設施。就像我們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三年期間一樣，在戰爭條件下把經濟重新推動起來。我們能夠讓舊竟重現。這將涉及到對外政策問題，也是最簡單的問題。美國總統在任何一天都有緊急權力宣佈對聯邦儲備系統進行清資清產和資產托管。這些授予總統的緊急權力是七十年代期間國會立法通過的。總統還有其它一些間接的權力和責任。

總統止需要在某一天發佈一道通知給國會，告訴議員們起床穿衣，來到參議院和眾議院，通過立法授權發行一種新貨幣，比如說發行一種林肯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發行的那種美國貨幣證卷。這些證卷將用作為發行貸款，它是交換的中介，目的是用來刺激美國經濟。這不會帶來通貨膨脹，因為它們只能出借給有用的生產，即可以創造實物價值的生產。因此，它不會導致通貨膨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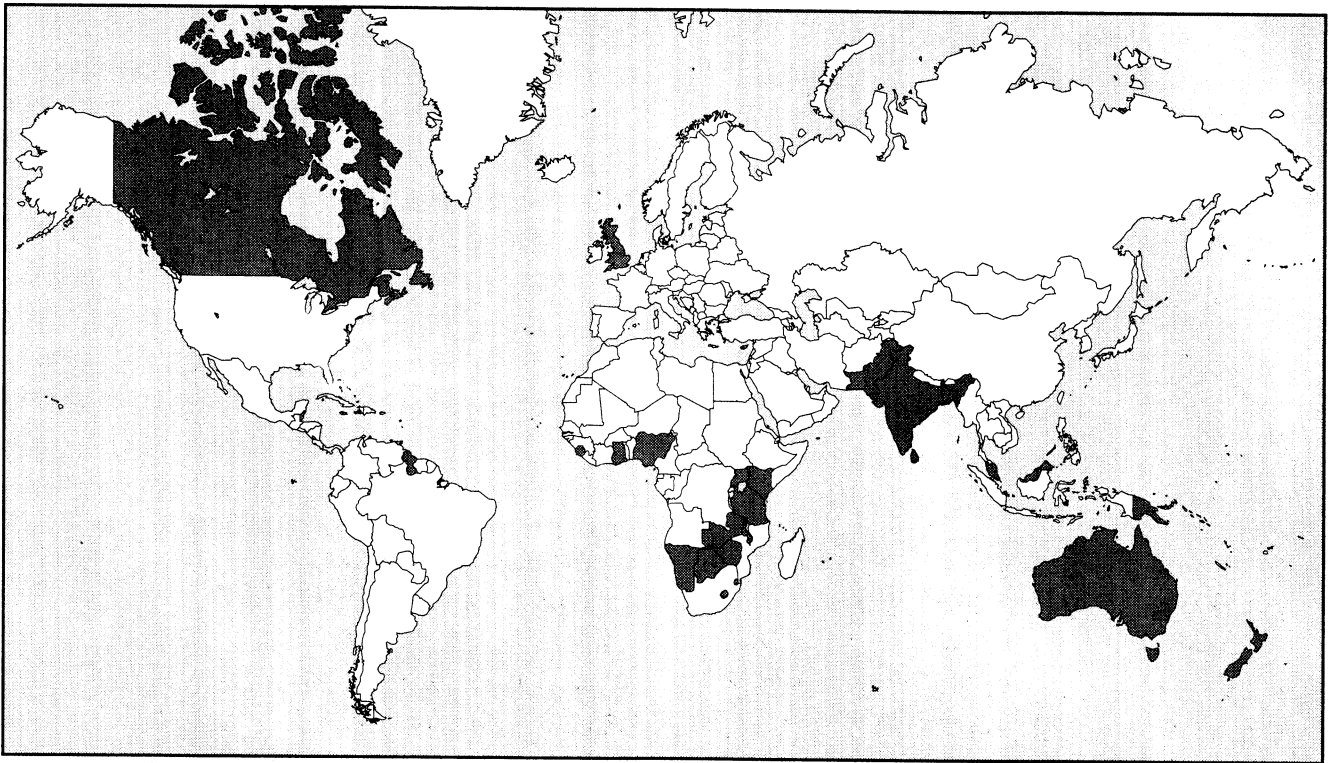
貨幣管理的訣竅在於：生產的速度永遠高于貨幣發行的速度。因此，只要你滿足這一條件，你就沒有問題。然後，建立一個國家銀行體系，它將以亞力山大·漢密爾頓在喬治·華盛頓政府期間創立的國家銀行為藍本，以美國第二銀行為藍本，以林肯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作為藍本。我們完全可以再來一次！這就是我們的憲法所給予的權力，這就是先例，只需要做就行了。

其它國家怎麼辦？

你必須向世界有一交代。這就是說，美國總統必須籲請一些大國的代表在世界各地實施與美國類似的措施。他必須廢除現有的貿易協定和關稅協定，訂立一整套新的保護主義協定，以保護美國經濟和其它國家經濟的恢復。

這樣，我們就將重新管制航空公司、公共交通設施等等事業。讓公共交通系統重新納入管制之下。設立保護性關稅，不是要設立過高關稅，而是要設立保護性關稅，讓我們的農民和製造廠商能夠成功地進行生產。事情就是這樣簡單。其它國家也應該有同樣的權利。我們應該與他們就關稅和貿易問題達成這樣的協定，以保護我們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國家經濟安全。這才是最基本的問題。他們也必須像我們那樣，改組類似

英聯邦諸國



英聯邦諸國

安提加—
巴布達*
澳大利亞*
巴巴多斯*
伯利茲*
汶萊*
英國*
文萊*
加拿大

塞浦路斯
多明尼加
岡比亞
格林納達*
圭亞那
印度
牙買加
肯尼亞

萊索托
馬拉維
馬爾地夫
馬里求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
納米比亞
新西蘭*

尼日利亞
巴基斯坦
巴布亞新幾內亞
塞舌爾
聖多明各
聖文森特
聖盧西亞
聖赫勒拿

塞拉利昂
新加坡
所羅門群島*
斯里蘭卡
斯威士尼亞
坦桑尼亞
湯加
特立尼達和多巴哥

圖瓦盧*
瓦努阿圖
斐濟
沙里夫
西巴布

*伊麗莎白女皇是君王的國家

于聯邦儲備系統的中央銀行系統，重新建立一套相對固定的貨幣發放體系。這樣，我們就能夠培育出長遠的國際貿易和投資關係，讓世界經濟重新進入發展軌道。這涉及到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緊急行動問題，即對外政策。我們要解決這一問題並非一帆風順。讓我們從世界上第一類和第二類的大國開始做起。首先是美國。我們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是最強大的民族—國家。因此，我們必須爲了我們的根本利益，再次在世界發揮領導作用。

你不想住在一個互相關槍射殺的社區，是不是？因此，作爲一個國家，我們也不希望世界是一個彼此互相射殺的世界。因此，我們有責任讓這一社區的所有成員團結起來，共同努力解決問題。

我們將與那些國家談判？我們將與之打交道的最大國家首先是所謂大英帝國。

不要相信別人說這是聯合王國。聯合王國不是一個國家，它是一個大約擁有五千人、或者說三到五千人的莊園，這些人是地球上最富裕、最

骯髒、最惡毒的人，形成了一個寡頭集團。他們中間還有那麼一兩個生就一副馬臉的所謂君主，是這幫惡棍的最高上司，代表著大群黑幫即「大英帝國」的利益。

這就是你們身邊的英荷皇家殼牌石油公司、英國石油公司這些利益集團，這就是英荷世界寡頭集團。現在，這一寡頭集團的英國部份企圖單獨行事。英國的查塔姆研究所這個英國對外政策智囊庫最近寫了一篇文章，準確地闡述了英聯邦一直是一帝國這一事實。大英帝國從未解散過，它只不過是短暫地稱為「英聯邦」而已。現在，他們說要把這名稱改過來，改成帝國。除了少數幾個不服管教的國家之外，這一龐大帝國一直處於英國的有效控制之下。它代表著世界上大約五分之一的陸地面積，百分之三十的世界人口，控制著百分之四十八到五十的世界金融交易量，這一交易量中包括日均三萬五千億美元的衍生金融投機交易。它還控制著世界戰略金屬貿易的一大部份，所謂戰略金屬指的是那些工業必需金屬。國際石油貿易的一大部份也在它控制之下。它通過它對卡吉爾公司這類美國公司的所有權來控制阿契爾·丹尼爾斯·米德蘭德（Archer Daniels Midland）（這家公司擁有鮑勃·多爾。鮑勃·多爾的主要持股人就是阿契爾·丹尼爾斯·米德蘭德。這也是鮑勃·多爾在競選中必須面臨的問題。如果有人提出他在購買佛羅裡達州的一處共有公寓的交易中究竟付了多少錢這一問題，必然會發現阿契爾·丹尼爾斯·米德蘭德提供的優惠價）和愛荷華牛肉包裝公司。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擁有艾爾·戈爾的父親，因此也至少部份擁有艾爾·戈爾本人。這些卡吉爾公司之類的英國利益集團和英—荷—瑞士利益集團，在世界糧食供應面臨巨大危機、飢餓到處可見之時控制著國際食物貿易的大部份。這決不是什麼危言聳聽。

它控制著美國共和黨的領導層。喬治·布什是哈裡曼家族的財產。哈裡曼家族從十九世紀末以來一直在美國舉足輕重，其原因是艾弗雷爾·哈裡曼（Averell Harriman）的父親E.H.哈裡曼是威爾士王子即後來的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在聯合太平洋公司中的利益代理人。哈裡曼家族實際上是英國王室及其金融利益的代理人。喬治·布什

的父親普雷斯各特·布什（Prescott Bush）為希特勒一九三三年在德國的崛起大開綠燈，他就是哈裡曼家族利益的首席執行官。英國人命令把希特勒扶上權力寶座，原因是他們想讓俄國和德國打仗，從而抹掉大部份歐洲。這就是他們的政策。他們在德國需要某個能發動戰爭的人。就這樣希特勒被扶上權力寶座，就像你在鄰居家門口放上一枚炸彈一樣，目的是要炸掉整個房子。希特勒被安置上來，並得到英國和一些美國人的支持，這一直持續到一九三八年，希特勒羽翼丰满，隨時可以發動戰爭。但就在這時，他們又轉過來打擊希特勒。滑稽可笑。

普雷斯各特·布什和哈裡曼之流不僅根據英國的命令把希特勒扶上權力寶座，而且還是希特勒種族清洗政策的積極支持者。他們是國際優生協會的成員，這一協會是由哈裡曼家族持續至今的納粹種族政策的幕後軍師。

現在，哈裡曼不僅控制著喬治·布什，而且還控制著民主黨方面的鮑勃·斯特勞施（Bob Strauss）。這樣，你不僅可以看到民主黨內的金格裡奇（Gingrich）和布什，也可以看到共和黨內的哈裡曼。他們都是一坩之貉。這就是為什麼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在一九九四年國會選舉中輸掉、而且是故意輸掉的原因。在英國之外的法國，現在這個以巴黎為中心的統治集團，是與地方政客不同的所謂法國政治精英，他們已徹底腐化墮落，淪為英國走狗。這才是波斯尼亞戰爭的秘密。英國和法國，尤其是密特朗總統，通過他們的塞爾維亞代理人發動組織了波斯尼亞戰爭。他們在喬治·布什的幫助下控制了聯合國，讓戰爭不斷打下去，讓屠殺不斷進行下去。他們引導聯合國發動、導演並維持這場屠殺。在德國，大約有一半左右的民選官員和各主要政黨的主要官員是在英國控制之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況也是如此。西班牙的兩黨，即剛剛在西班牙贏得部份勝利的保守黨和菲利浦·岡薩雷斯（Felipe Gonzalez）領導的社會黨，都是英國控制的。

大英帝國還影響到墨西哥、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那些毒品販子就得到英國的支持。加拿大本身就是大英帝國的一部份；女皇仍舊控制著加拿大，她是那裡的國家元首。與加拿大的國家機

器相比，所謂議會只是一個笑話。加拿大議會選舉毫無意義，這只是一個很小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誰控制國家機器，但加拿大的國家機器不是由議會控制的。英國女皇控制著加拿大這個國家。阿根廷：英國控制。巴西大約一半的森林：英國控制。智利：主要由英國控制。

因此，大英帝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

世界上還有其它一些大國，那就是俄國。俄國人從未經歷過民族－國家階段。他們從帝國，即從韃靼控制的轄區，直接跨入共產主義。他們現在被強令破產，因為英國在喬治·布什的支持下于一九八九年說：「俄國徹底垮臺了。我們必須保證前蘇聯帝國的各共和國不能重新崛起。我們要通過改革來摧毀它。」這是大屠殺式的改革，正在各國出現。

由于這些改革政策失效，共產主義正在這些東歐國家死灰復燃。這些國家中那些過去曾支持美國和曾經是美國朋友的人現在抬不起頭來，原因就是這些美國的政策。他們的威信在這些國家一落千丈，原因就是他們支持自由貿易和並非真正民主的所謂民主。擁有在街頭巷尾喋喋不休的權利並不是真正的民主。如果你選舉的議會遭到某人的大砲轟擊，這樣的民主究竟有什麼意義？！如果每一個議會（在俄國這稱為杜馬）都處在一九九三年十月俄國發生的那種砲擊威脅之下，那麼你的政府，你的自治政府究竟是什麼？這是專制，朋友！只不過形式不同罷了，儘管許多俄國人希望有所不同。這個專制政權主要接受來自倫敦的指示，同時也得到美國那些親英勢力的支持。切諾梅爾丁和葉利欽是這一專制勢力、這一外國勢力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們只是同謀，就像是前非洲國家中的那些殖民地代理人一樣。因此說，俄國從未擁有過民族－國家的地位。但是俄國人民是一個民族－國家的希望，那裡的人民越來越多地希望建立一個民族－國家，他們代表著力量，儘管其境況不佳。因此，你也必須把俄國看做是一個頭等世界大國。中國也是一個世界大國，一個頭等世界大國。其它國家都不是同等世界大國。除了美國、大英帝國、俄國和中國而外，世界上沒有其它特等大國。但也有一些二流大國，如印度。印度比中國差很多，只是一個二流大國，因為它是大英帝國的一部份，英國全面

控制了印度的內部事務，如巴基斯坦問題，克什米爾問題等等。英國全面控制了印度，儘管大多數印度人民希望有一個自己的國家。他們從未真正取得過民族－國家的地位，因為它是一個兩級社會。中國也有這一問題，它也是一個兩級社會。百分之二十的人居于社會的上層，百分之八十的人是農民，居于社會的底層。這實際上是一個有兩大社會的國家：上層社會和下層社會，而下層社會佔百分之八十。這是一大問題。

印度也有一種類似的心理思想，即一種東方心理。這一心理要求把大多數窮人放在社會的底層，並將他們與上層和中產階級區分開來。這就是問題。這就是英國用來控制印度的手段之一。

過去，作為一個集體的西歐，大陸西歐，還有一定的潛力。現在，它們不再具有成為一流獨立民族－國家的潛力了。它們已經失去了這一潛力。它們實際上是通過布魯塞爾協議和馬斯特立其特協議而自動扔掉了這一能力。它們扔掉了它們自己的國家主權。它們現已淪為二流國家。

非洲：非洲是三流國家。它們已基本上被毀掉了。它們蒙受的大屠殺系大英帝國直接導演，並得到美國一些人的支持，他們支持這些針對幾內亞和蘇丹的措施。他們還從烏干達支持穆薩維尼這個盧旺達的屠夫，這個英國的特務。中非和南非：這是一個在美國支持下有可能成為一個二流國家的地區。所謂美國的支持就是世界的支持。因此，美國必須看到這一流國家和二流國家的國際形勢，帶頭領先把它們聚集起來，達成協議，建立一種新的貨幣體系、新的貿易體系和新的國際信貸體系，讓我們活得更安全。這需要一定程度的相互諒解，是不是？但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

讓我們看看美國和大英帝國在這個問題上的衝突。像我們這個年紀又受過教育的人都知道，我們和英國在這個問題上曾經打過仗。我們沒有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事與英國打仗；但是，我們為了獨立問題與英國發生過戰爭，因為我們與英國在大英帝國和英國王室這個道德問題上存在根本的思想分歧。我們相信「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所說，相信建立在公民基礎上的民族－國家。我們相信自然法則，認為有必要發展來布尼茲所說的「人民喜悅」，有必要為我們的人民和子

孫后代提供幸福和自由。我們是一個著眼未來的社會，我們堅信人類生活的改善。我們認為，我們的自身利益就是為我們的子孫后代，為在我們之後但尚未出生的人謀求最大幸福。這就是我們與英國的分歧。我們與英國打仗就是為了保障這種獨立自主意識。

當我們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身處海外之時，我們的最大希望就是：讓這個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都能享有我們在美國所爭得的權利。世界都是一樣的。他們希望有美國的方法、技術和經濟，他們需要發展，需要進步。他們希望有全民義務教育和國家獨立自主這些在我們看來非常一般的權利。當時，他們把我們看做是朋友，因為他們認為美國是一支反帝反殖力量，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將站在他們一邊進行干預，保護他們的利益。當時我們是整個世界上最受愛戴和崇敬的國家，同時也是最受嫉妒的國家。

當今的對外政策問題

下面，讓我們回過頭來談談帝國問題。今天的大英帝國是什麼？它與過去的帝國相比有什麼不同？這裡涉及到什麼問題？什麼是政策問題？

大英帝國與羅馬帝國一樣，與羅馬帝國之前的波斯帝國一樣，與波斯帝國的前身巴比倫帝國一樣，都是由少數寡頭構成的，其核心是某個帝國王室，統治一批帝國臣民。在這些臣民中間，有部份人將選為上流階層。這一上流階層的成員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變化，儘管帝國仍舊不變。

原則依然不變，政府和社會賴以建立的原則依然不變。一個統治階級控制著各種臣民，他們中間有些稱為走狗，其他則是平民大眾。

羅馬帝國是這樣，拜佔庭帝國是這樣，沙俄帝國、奧匈帝國、奧托曼帝國、大英帝國、西班牙帝國都是這樣。臣民住在各個屬國、殖民地等等地方，接受一個統治集團的統治，控制這一集團的是一小批寡頭，要么是封建地主寡頭，要么是金融貴族寡頭，他們利用一種行政官僚機構來操縱日常事務。王室，即可以改朝換代的王室，則居于高位，就像黑幫集團的首領一樣，控制其他黑幫行事。英國王室就是這樣。奧托曼王朝是拜佔庭王朝的繼續。拜佔庭帝國崩潰瓦解時

，拜佔庭帝國之內的人把權力拱手讓給奧斯曼王朝，從而使從未完全皈依基督教的拜佔庭帝國成為伊斯蘭教佔主導地位的國家。儘管朝代發生更迭，其它維持不變。

大英帝國的發展也是遵循這一傳統。它不完全是一種封建貴族統治的封建寡頭帝國，它是一種由金融貴族統治的政府。但是，它仍舊是一種寡頭政治體系。不同之點是對人的性質的理解。人是什麼？人是一種有著某些本能和衝動、而且這些本能和衝動不能加以壓抑的野獸呢，還是像《創世紀》第一章，尤其是第二十六至三十節所說，人是一種獨特的創造物，是按上帝肖像造出、任務是統治整個宇宙的創造物呢？

每一個人是否都是如此？當然是，我們能夠證明這一點。這不是一個神學問題，這不是一個隨隨便便的學術問題。這是一個事實。

如果人不過是一種高等猿猴，那麼，在過去兩百萬年間的任何時候，地球上的人口總數決不會超過三百萬。但是事實是，我們在十四世紀中葉，人口就達到三億，今天更是超過五十二億。我們一定是有什麼不同。那麼，我們又是怎樣得到這些不同的結果呢？我們能夠取得基本的科學技術進步，我們能夠做出帶有根本意義的劃時代發現，而這些發現可以從一個人傳到另一個人，從一代人傳到下一代人。這些變革，這些帶有公理性的發現，提高了人類戰勝自然的能力。這樣，我們的潛在人口密度增長了，我們的預期壽命增加了，我們的醫療條件改善了。人口的素質提高了。我們有時間來進一步提高我們自己。

設想一下，如果預期壽命是三十五到四十五歲，誰能有條件享受二十、二十五年的教育？什麼樣的兒童可以這樣做？誰有能力資助兒童完成這樣的教育？你只有在人口的預期壽命達到八十歲左右的水平，你才能夠讓人民享受這樣的文明。沒有全面的義務教育，人們達不到現在的大學文化水平，你就不能取得知識上的平等，你就不能充份地發揮人的潛能。如果要取得我們在今天最佳條件下取得的成就，你需要生產出足夠的產品，你需要擁有這樣的預期壽命，你需要有這樣的人口密度。這就是人。地球上的每一個人降生之時，你可以從他們的眼睛中看到做出偉大發現的潛能。不管這一髮現是初始發現還是重新產

生作用的發現，不管發現者是學者還是其他什么人，這都是經過發現者自身精神活動的初始發現活動。人們可以學而不知，但他們可以生而知之。

對外政策的基礎是認識到兩件事情：首先，如果沒有建立主權民族－國家，就不可能有現代社會。正是主權民族－國家，使我們得以取得我們現有的成就，把人口的規模從十四世紀的三億左右提高到今天的五十億。使用現有的技術，即使用過去二十五年中間發展起來的技術，我們可以養活二百五十億人，而且每一個人的生活水平都相當於我們在六十年代後半期的水平。這只不過是一個開始，我們還可以做得更好些。這是因為我們有了民族－國家。

以空間計劃為例。按照大通曼哈頓銀行經濟學家的計算，聯邦政府在肯尼迪空間計劃上每花一美元，給美國帶來十四美元的收益。這不是私人投資所能做到的，這不是某個私人企業家所能做到的。這是政府的作為，這是政府為大規模項目進行動員的結果，就像他們當年進行戰爭動員那樣。或者說是我們被動員來進行龐大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從而推動經濟的發展。整個私人企業就是在這樣的刺激下興旺起來。這就是你取得這些成就的原因，沒有民族－國家，你就一事不成。

沒有民族－國家，你無法參與國家的管理，因為你沒有權利參與國家管理。如果政府不受你制約，你將如何參與國家的管理？要想參與，你必須使用一定的語言為媒介。要想抒發重要的思想，你必須學會知識語言。如果你不會使用一種常用的知識語言，你如何與其他公民交流思想？如何與政府交流思想？如果你沒有理解能力，你還會有法律嗎？

因此，我們知道，具有主權的民族－國家是這個地球上可以存在的最高政治組織。在這方面出了什麼問題？國務院中的一批主要人物（就像喬治·布什和亨利·基辛格一樣）相信，隨著共產主義的崩潰和英國忠誠代理人科林·鮑威爾（爵士）指揮的「沙漠風暴」的結束，聯合國已成為世界政府。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中東和巴爾干地區的所作所為的原因是什麼？為什麼能容忍

它們在那裡的所作所為？其回答是：世界各國的外交部，其中也包括我們的國務院，一致認為聯合國是世界政府，美國只不過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這一世界政府帝國中的一個簞籬，而這一世界政府則主要是接受大英帝國的控制。

毫無疑問，任何接受這些謬論的國務院官員必然要么是發瘋，要么是有意叛國。因為我們的憲法規定，我們的政府，我們的主權民族－國家，我們的主權國民個性，是這個地球上可以接受的最高形態的政治制度。其它國家的人民也有權利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建立起這樣的制度。這種主權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必須是這一地球上不同國家之間關係的基礎，必須是法律關係的基礎。民族－國家的目的是什麼？民族－國家的目的是建立《創世紀》第一章第二十六至三十節所規定的那種關係：人，每一個人，都是上帝的肖像，其任務是統治這一星球。因此，我們所關注的是，任何一種人類文明必須適宜權人類的發展，必須讓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實現他神聖的潛能。每一個人的成就，無論是發明創造、藝術發現還是其它什麼成就，或者是僅僅作為教師或父母把這些成就傳給后代，都應該得到發揚光大，讓今天一代和未來數代人都受益于此。

每一個人都有權利在走完一生時微笑著說：「我沒有虛度一生。就像《新約全書》所說，我這一生都充滿了創造性的理性思維，運用前人的知識，承先啓後，這就是才能。我的生命，我的不朽生命從開始到終結，是一種才能發展的過程，一種我必須在交還回去時已經得到豐富發揚的才能。如果我發揚了這一才能，如果我回報人類的才能至少是與我最初得到的才能一樣，或者還略高一點，那麼，我就能夠面帶微笑地走向我的墓地。因為我沒有虛度年華，我的一生滿足了《創世紀》第一章第二十六至三十節的要求。我作為一個有創造性的人，一個上帝的肖像而活了一生。我行使了我控制改造自然的權利，幫助人類實施控制改造地球的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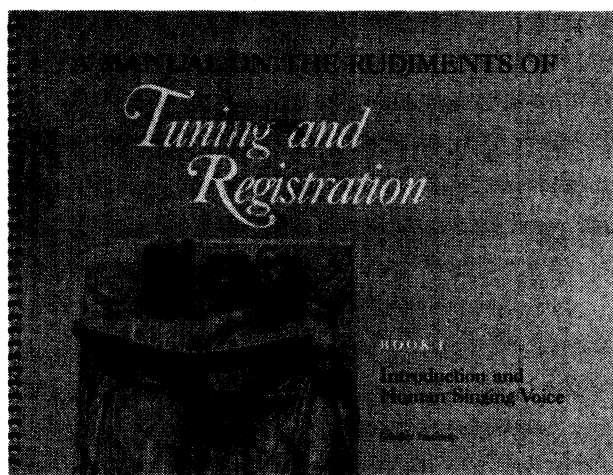
對外政策的目的是把地球上的國家改造成主權民族－國家，讓每一個人都能成為這一主權民族－國家的公民，能夠通過常規的知識語言和常規的理解能力來參與國家的管理，參與他們的自治政府。這樣，我們就會有一個以理性為基礎

的法制社會，而不是完全的人治社會。在這裡，每一件事情都必須得到證實，其真實性必須得到證明。保護個人免遭敵對民意攻擊的唯一武器不是民意，而是真理。是真理讓人類得以組織成民族—國家，是真理保護每一民族—國家有權追求其自身的目標。下面，我簡要總結一下以上所述。

我們面臨著一場可能導致全人類迅速淪入新黑暗世紀和新野蠻世紀的危機。如果不按照我上面所指的方向做些事情，這種情況很可能發生。在由英荷寡頭控制的聯合國這一世界政府統治的世界中，原有貨幣體系的崩潰如果得不到新體系的補充，那么世界人口將在五十年內從五十億驟降到最多三億左右，預期壽命將降到三十至四十歲之間，大多數人都將退化為俗不可耐之徒，沒有知識文化，口吐胡言亂語，與其說像人，倒不如說像猴。這一危機將迫使我們對一直把我們蒙在鼓裡的假設產生疑問。我們現在為了生活必須做我們該做的事情。我們必須意識到賦予我們的責任，因為我們已經被賦予了這一力量，把這個世界帶向它應該去的方向。因此，我們不應該把它僅僅看做是一種簡單意義的危機或災

難，而是把它看做是我們自己造成的災難，看成一種我們有責任加以解決的災難，一種可以給我們帶來機會的災難，一句話，一種我們早就應該加以解決的災難。

在所有我們必須做的事情中間，最重要的是認識到《創世紀》第一章第二十六至三十節的觀點：人是上帝的肖像。這一認識的潛在含義並不是某種宗教箴言，這是真理，是可以證明的真理。人類的整個有記載的歷史和史前史都證明瞭這一點。這是真理，任何與之相對的東西就是謬誤。因此，我們必須堅持世上人人平等的觀念，我們必須堅持人是上帝的肖像，他有這樣的才能和責任。我們必須建立和維護必要的制度，保證每一個新生兒都有條件成為這樣的人，過這樣的生活。一個社會必須保留死去先人留下的有益遺產，並以之幫助現有和未來的數代人。這就是人類發展的全部意義。現今政治學教科書中傳授的政治學是一派胡言。真正的政治學是這樣的科學：它為了真理而奮鬥，為了發現和保障人類自治制度而奮鬥。通過這樣的途徑，我們能夠給全球帶來一種適合人的這一本性的制度安排。這才是真正的對外政策。



「本手冊對於真正的音樂及其論釋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歌唱者發聲及弦樂演奏更是如此。我特推薦此書評祝賀拉魯旭該書問世的動議。」

——布瑞寧，阿美迪恩弦樂組組首席提琴家

一九九二年，人類有史以來破天荒第一次編印出一本指導宇宙中構成創作偉大的古典藝術理論之基礎原則的手冊。這本手冊是以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林登·拉魯旭為首的一群音樂家和科學家共同編寫的。

聲唱法之復調發聲——用「自然」或「科學」聲調亦即將中央C正確地置于每秒256周。從古典音樂中抽取了大量的獨特的歌唱嗓音怎樣自然定位的例子以說明自然音調是作曲者為精確地創造詩歌般的反語法必不可少的「原材料」，舍此任何藝術作品都不能名符其實地被冠之為「古典」二字！」

兩位傳奇式的音樂家諾伯特·勃蘭寧和卡洛·伯岡茲對其有如下評論：

「本手冊是項杰出的提案……由于今日的高調定音打亂了所有的聲位轉位……及技術上的失敗，本書的出版在音樂定調及美聲唱法的聯系問題上至關緊要。」

——伯宮茲，意大利美聲唱法學院主任，著名男高音